

在對情懷與理想的熱望中，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起筆了



【文匯報】梁曉聲的長篇小說《人世間》是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最高票獲獎作品。昨晚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一套和愛奇藝開播。

58集的篇幅內，《人世間》從上世紀60年代末起跨越近50年，以平凡的周家三兄妹視角切入，多方位、多層次描繪了近半個世紀來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遷和人情百態。該劇由李路執導并任總制片人，王海鸰、王大鵬編劇，雷佳音、辛柏青、宋佳、殷桃等領銜主演。

一部厚重的當代中國百姓生活史詩在辭舊迎新闔家團圓時展開，它情感筆觸細膩，理想主義飛揚，就像海報上所書“于人間烟火處彰顯道義和擔當，在悲歡離合中抒寫情懷和熱望”，也像劇中陳道明配音的旁白所言“青春之所以寶貴，乃因它和種種的希望如影隨形”。李路希望，新劇能掀起某種意義上“文化的波瀾”，“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，為什麼如此，我們又在變化中呼喚什麼，可能看完《人世間》，觀眾會有自己的解讀與感悟”。不久的將來，該劇還將通過迪士尼在全球播出。

真實的中國故事，說與我們也說與世界聽

2017年12月，《人世間》小說出版。梁曉聲以當代北方省會城市為背景，循着平民城區“光字片”裏周秉昆一家的生活軌迹，在近50年的風雨流年裏寫盡芸芸眾生的面容與命運，在新舊嬗變的時代進程中寫跌宕又壯闊的中國百姓生活史。

“作家悲天憫人的情懷、他對中國百姓那麼多年生活變化的關注、對國家命運發自內心的關心”讓李路感受到了精神上的無限共鳴。在小說出版初期，騰訊影業與李路導演共同選擇決定拍攝，并獲得了《人世間》長達8年的影視改編權。《人世間》出品人，騰訊集團副總裁、閱文集團首席執行官程武表示：“能獲得梁老師的版權授權，深感肩上的責任和重擔，我們希望聯合最優質的創作力量，共同打造一部兼具收視和社會影響力的現實題材力作。”彼時，距離茅盾文學獎的揭曉尚有近一年時間，小說會否“出圈”未為可知，長跨度、多維度的恢弘氣質倒是早早注定了改編之難、拍攝之難。“就是一種使命感。”李路說，他一直想創作一部反映中國工人階級的電視劇。這一願望隨着生活節奏的加快愈發迫切，“我們似乎太容易忘記了”。可事實上，今天富足的生活與曾經衣食住行事事靠“票”的樸拙年代相隔并不太久遠，今天原子化的社會與曾經鄰裏間雞

犬相聞的親密時光同樣沒隔着太久。電視劇就是想把滄海桑田、山鄉巨變用真實的場景、細膩的情感呈現給觀眾。

李路給陳道明和周梅森分別打去電話，詢問編劇人選，兩人不約而同推薦一個名字：王海鸰。她是生活劇領域的創作高手，此前的作品《中國式離婚》《牽手》在情感上見長、細節上見長，這兩點對於《人世間》至關重要。

純文學讓《人世間》擁有了扎實的文本基礎，可也為影視改編帶來巨大挑戰。原著皇皇三卷，115萬字，但小說不以人物情節大開大合取勝，它更像一條小溪緩慢地沁入讀者心田。轉碼成電視劇，字面的抒情與描寫都需要豐富的細節、周全的場景補齊，曲徑通幽的人物內心也依靠戲劇情節去推動。不僅如此，主創團隊還為自己加難度。小說的故事收束于本世紀最初十年，“我們對新時代故事做了詳細補充，也在商場上加重了筆墨”。比如劇中駱士賓等人寫成了東北第一批在深圳創業的商人，他們成功後帶着改革開放的季風回到黑土地，與發展停滯的重工業基地相撞，發生了很多意想不到却又真實的故事。李路說，“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我們不僅要對內引發中國觀眾共鳴，還要用國際視野向外講好中國故事”。

近三年的劇本打磨後，《人世間》開機。劇組輾轉多地實景拍攝，上長白山拍雪，到東三省尋找與相應年代嚴絲合縫的城景，還在吉林搭建了一片按歷史風貌還原的“光字片”街區。小到諸如1970年代炕頭一卷棉被這樣的道具，大到反映“大三綫”建設、改革開放、國企改革、香港回歸、北京申奧成功等重大歷史事件的視覺置景，劇組都力求在平視中講故事。都是曾經共同經歷的事，來不得一點虛的。

剛開機一個月，迪士尼找上門來，預購了該劇的海外獨家發行權。李路相信，真實會繼續成為《人世間》打動海外觀眾的力量，“大家會慢慢在劇中看到中國近50年的飛躍”。

一代代人生活的這片土地上，真善美永恒奏效

不誇張地說，《人世間》的創作班底在國產劇裏屬一流配置。導演李路與美術指導王紹林此前合作過《人民的名義》《巡回檢察組》等，編劇王海鸰的《牽手》堪稱一代經典，攝影指導張文杰的上部作品則是《覺醒年代》。演員表同樣實力派薈萃，辛柏青、宋佳、雷佳音分別飾

演周秉義、周蓉、周秉昆三兄妹，殷桃飾演從未被命運打垮的鄭娟，丁勇岱、薩日娜、宋春麗、白志迪、張凱麗、王陽、馮雷、馬少驊等都參與其中。

大家為《人世間》而來，不流于茅盾文學獎改編作品的光環表面，而是衝着故事的底色。用王海鸰的話說，“時代洪流中平凡的小人物，他們在那個貧窮的年代却是如此樂觀，在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，卻又變得失落，這其中的原因引發了我的好奇”。她從小說中看到了苦難與奮鬥，更看到了一些小人物身上即便劫波渡盡依然善良的閃光之處。“這不僅僅是經歷了動蕩年代始終保持善良的一代中國人，而是與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精神屬性一脉相承。”就像早年間生活在“光字片”的人家為那邊街巷的取名——光仁、光義、光禮、光智、光信，仁義禮智寄托着我們民族的精神底蘊。在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上，真善美永恒奏效。所以，王海鸰與王大鵬一致決定，在小說寫堅韌與頑強的基礎上，把更多筆墨給予希望，讓偏鋼鐵色、青灰色的小說“調色”成溫暖色調。

以周秉昆的父親為例，周老爺子在劇中是位八級泥瓦匠，收入不算低。但因為支援國家“大三綫”建設，結婚不久便馳援西南，跟着國家軍工企業深入大山的褶皺，與家人聚少離多，最久一次離家長達八年。人生有多少八年，孩子又會在八年間發生多大變化，劇中借周家父母的對話，寥寥數筆勾出一代代人為祖國建設交付青春的當代史。也是這位父親，他在女兒周蓉追隨詩人遠離家鄉的事情上極力反對，但看似頑固的他，却也在頭一回見到經歷復雜的鄭娟後，悄悄囑咐周秉昆盡快迎娶她進門。殷桃說，那一場戲，她能感同身受角色心裏的五味雜陳，有委屈，有志志，更多的是感動，“那是中國人生活裏不變的相信真善美的底色”。

主創們相信，真實的生活復現、真誠又明亮的價值追求，會讓《人世間》消弭所謂“代際壁壘”。《人世間》展開的時代圖景與普通百姓苦辣酸甜的生存狀態裏，沒有英雄的咏嘆，但有父輩、祖輩闖過的關、跨過的坎兒，是我們篤信的“好人文化”在熒屏上的鮮活呈現。

李路說，劇組沒有刻意地追求年輕人的敘事方式：“不必低估年輕人，祇要踏踏實實用最好的光影把故事講好，任何一代人都會喜歡的，無論30後還是00後。劇拍好了，年輕人自然會來。”《人世間》就是平凡中國人的人間事。